



日本狂言選

人民文學出版社

日本狂言選

周啓明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日本狂言選

周啓明譯

*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

東四根條胡同四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365) 字數：155千

開本 33.5"×46" $\frac{1}{32}$ 印張 6 $\frac{15}{16}$ 插頁 2

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01—12000

定價 (6) 0.75元

引言

『狂言』是日本中古的民間喜劇。這時期相當於中國明朝，即公元十四世紀後半至十六世紀，正是西歐的文藝復興時代。在日本歷史上，這是武士專政七百年間的中段，在源氏鎌倉幕府與德川氏江戶幕府的中間，足利氏世襲將軍，幕府設在室町，所以稱爲室町時代。這時代的文學普通稱作武士文學。

這武士文學的代表作品是近於歷史演義的戰記，以及悲劇類的謠曲。戰記種類很多，最有名的『平家物語』是講平源兩家爭奪政權的殊死鬥，結果是平氏全族的滅亡，沉沒在九州的海裏。謠曲則是歌詠英雄美人的事跡的。

與謠曲相並發生的，便是這里所譯的喜劇類的狂言了。這戲劇發生的歷史還未能詳知，但是出於所謂『猿樂』，那是沒有問題的了。據說猿樂這名字乃是散樂的傳訛，原是隋唐時代從中國傳過去的雜劇，內容包括音樂歌舞，扮演雜耍各項花樣，加上日本固有的音曲。這些歌舞雜耍音曲，在民間本來流行着。這時候大概又受着中國元曲若干的影響，便結合起來，造出一種特殊的東西。這最初叫作『猿樂之能』，能便是技能，後來改稱爲『能樂』，那脚本即是謠曲。謠曲是悲劇，其中又反映着佛教思想，所以它只取了猿樂中比較嚴肅的一部分，原來還有些輕鬆談諧的一部分收容不進去，這便分

了出來，獨自成功一種東西，就是狂言這種喜劇了。

狂言與謠曲同出一源，所以也稱作『能狂言』，照例在演能樂的時候，在兩個悲劇中間演出，不但可以讓能樂主角來得及改換裝飾，也叫觀眾看得不單調。但是話雖如此，狂言的性質還是獨立的，而且與謠曲相對，更顯出它的特質來。謠曲用的是文言，它集合中國日本和佛教文學上的詞藻典故，靈活的安排成一種曲詞，需要文化有程度的人纔能了解，狂言則全是當時的口語，與四百年後的今日當然頗有不同，但根本上還是相通的，這在語言研究上也有它很大的價值。至於內容上，兩者的不同更是顯著了。謠曲的脚色都是正面的，英雄勇將，名士美人，都各有他們的本色，至於高僧大德那自更不必說了。狂言裏的脚色正和這些相反。武士是時代的寵兒，坐在幕府裏代做天皇的將軍便是他們的頭兒，其次是佔有多數土地的『大名』（譯文中稱作侯爺），他手下還有許多武士，都是騎在人民頭上的，如說平民對他們『不敬』，便可以斬殺勿論。他們實際上是人世間的虎狼，可是在狂言裏出現時，却都顯得有點像是豬狗了。太平享樂消磨了他們的凶悍氣，武士變得怯懦，荒唐愚蠢，例如侯爺出門沒人跟隨，強迫過路人給他捧刀，等到那人拔刀在手，便都嚇壞了，蹲在地上學門雞和不倒翁的樣子（『兩位侯爺』）。或者出去賞花，學做吟詩模樣，却全都搞錯了（『侯爺賞花』）。又或和蚊子精摔跤，被吹得兩眼發昏，跌倒在地（『蚊子摔跤』）。和尚們都由名僧變成了賊禿，大抵因為犯了色戒，被徒弟揭發，弄得下不了台（『骨皮』等）。頭陀在日本稱『山伏』，是神道教的修煉法術的人，也是庸碌無用，偷吃柿子，被人家侮弄（『柿頭陀』），有的還連看見一隻蟹和一隻貓頭鷹，也都沒有什

麼辦法。鬼神本來是可怕的，這里也都成了喜劇的脚色，雷公從空中失腳落地，跌壞了腰骨，要庸醫給他打針，而且打得啊啊的叫喚，這纔能够飛上天去（『雷公』）。蓬萊島的鬼於過節時到人間來，迷戀女人，被騙去了一切寶貝，末了給豆子打了出來（『立春』）。『連歌毗沙門』是一篇圓滿結局的喜劇，主角毗沙門出台來也是小丑似的樣兒，用矛來切開梨子，恐怕鏽了，問信徒們要磨刀費，又說梨子流出許多汁水來，算作他的所得，這雖然都說是玩笑話，但却諷刺了主角毗沙門的市僧口氣。此外如夫婦反目（『石神』），翁婿打架（『船戶的女婿』）等也收作材料。

這里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便是狂言與民間故事的關係。如上邊所說，有許多事都是社會上的實相，不過由作者獨自著眼，把它抓住了編寫下來，正如民間笑話情形相同。一方面有愚蠢無能的人，一方面也有狡猾的，趁此使乖作弊，狂言裏的大管家卽是一例；對面也就是侯爺那一類了。我們說到笑話，常有看不起的意思，其實是不對的，這是老百姓對於現實社會的諷刺，對於權威的一種反抗。日本儒教的封建學者很慨歎後世的『下剋上』的現象，這在狂言裏是表現得很明顯的。

日本的民間故事與笑話後來演變成爲『落語』，發達很早，狂言有好多篇看來便是從此取材的。本書中所收的『三個殘疾人』，『人變馬』，『附子』，『狐狸洞』，『骨皮』，『工東噹』以及『養老水』，可能都屬於這一類。狂言的特質是滑稽，但是這安排得很有工夫，不顯得惡俗，特別很少色情的成分。正當的民間文學是壯健的，這正是一個很好的例。

目次

引言

兩位侯爺	一
侯爺賞花	七
蚊子摔跤	三
花姑娘	三
柴六擔	五
三個殘疾人	三
人變馬	七
附子	九
狐狸洞	九
發跡	九
偷孩賊	一三
伯母酒	一七

目次

金剛.....二五

船戸的女婿.....二六

骨皮.....二六

小雨傘.....二七

沙彌打官司.....二五

柿頭陀.....二六

工東嚙.....二六

立春.....二七

雷公.....二五

石神.....二九

遠歌眺沙門.....二〇

養老水.....二〇

後記.....二三

兩位侯爺

脚色三人：

右京——侯爺甲 ①

左京——侯爺乙

下京——老百姓

左京 現在出來的乃是無人不知的侯爺。我曾同某人約好，去看北野廟會 ②，現在慢慢前去吧。呀，走不多遠，即此已是了。——在家麼？

右京 噯，是你麼，怎麼會光降這裏的？

左京 以前同你約好，去看北野廟會的呀。

右京 確是的。可是，先請進來吧！

左京 不，還是先去好。

右京 那麼，我也去吧。我說，你沒有帶什麼用人去麼？

左京 那傢伙裝着假病，不會帶去。〔三〕

右京 呀，我的用人也不在家，那怎麼辦好呢？

左京 哈，我想着了。走到道上，有什麼人便把他抓住，硬叫他跟着去好了。

右京 那倒是很好的。

下京 現在出來的乃是下京一帶的人氏是也。今天二十五，想到北野赴廟會去。現在就慢慢前去吧。

左京 呀，你看見那人了麼？一個可以當作用人的傢伙從那邊來了。我想就把那傢伙帶了去吧。

右京 那是很好的。

左京 喊！喊！

下京 是在叫我麼？

左京 當然。

下京 有什麼事？

左京 問你，你是往哪里去呀？

下京 往北野赴廟會去。

左京 那好得很。我們也要去，就一同走吧！

下京 不，我同武士們在一起，是不大像樣的。〔四〕我還是先走吧。

左京 你確實不願跟我們走麼？這樣〔五〕，你也還是不肯去麼？

下京 呀，不，我跟你們去吧！

左京 不，這樣做也是開玩笑罷了。噯，現在走吧，走吧。

下京 是，我去。

左京 噯，噯！右京大人，你拿着的那大刀，就請交給那傢伙去拿好了。

右京 啊，對啦。——你給我吧這提着來吧。

下京 奉命。

右京 來吧，來吧。——噯，噯！你把這個像油壺似的提着，那成什麼樣子呀！掛在腰上走呀！

下京 是。

右京 呀，呀！怎麼鬧達鬧達的響着，原來是掛在腿邊哩！

下京 那麼，是這樣麼？

右京 你不知怎麼拿法，我就教你吧。金大刀是要擊在右手，拿着走的呀。

下京 是這樣麼？

右京 哈，是這樣，是這樣。現在來吧，來吧。

下京 那真是可惡的事情！這兩個傢伙，餓鬼，我不讓你逃走呵！

二人 危險，你幹什麼事呀？

下京 你們以為我是老百姓，來侮辱我，可是不要看錯了人呀！

二人 呀，危險！幹什麼呀！

下京 啊呀，哈！看見你們兩位侯爺這樣的蹲在兩邊，可不正是像兩隻鷄麼？就在那里，給我裝作門鷄吧！我就拿那大刀來了！

右京 呀，那位老百姓先生，叫侯爺裝鷄那是不可以的呀。

下京 那麼你們一定不幹麼？

左京 噯，噯！右京大人，咱們幹吧！

下京 那麼趕快幹起來！

二人 啊，喀喀喀！（云）

下京 這倒真是挺好的娛樂！你們把那飄飄然的衣服都脫下來，交過來吧！

右京 侯爺的這個是脫不得的。

下京 你確實不脫麼？

右京 啊，脫呀，脫呀。

下京 你們脫了衣服，蹲在那里的樣子，可不正像那不倒翁麼？你們給我裝那不倒翁的樣子吧！

右京 我不知道嘛。

下京 你不知道，我就教你吧。你們在那里看着。——（小曲）

在京裏，在京裏，

正是時行的不倒翁。

看見了好侯爺。

只要看見了侯爺，——

阿唷噠，理會麼，理會麼？

骨碌的打個滾。(二三)

右京 怎麼那樣點頭呢？

下京 你不知道，我裝給你看吧。來吧！——

二人 (小曲)

在京裏，在京裏，

正是時行的不倒翁。

看見了好侯爺，

只要看見了侯爺，——

阿唷噠，理會麼，理會麼？

骨碌的打個滾。

下京 這倒真是很有意思的娛樂。——噫，武士們，怎麼樣，你們想要這大刀麼？

二人 當然囉。

下京 你們想要，就去拿那黃昏的明星吧！(二四)

二人 呀，呀！別叫他逃跑呀！別叫他逃跑呀！(二五)

〔一〕日本古代京都模仿長安，稱爲平安京，分東西兩部，稱左京右京，這里用作侯爺的名稱，即是說住在那里的「大名」。『大名』這字，與日本時代關係，可以有幾種意義。最初只是大地主，因爲他佔有大量的「名田」（個人名義的私有田地），所以這樣稱呼，與「小名」相對。其次是「幕府」時代將軍的家臣，本身原是大地主，故用此名，却兼着職守的意義了。後來地位愈高，成爲封建的「諸侯」，彷彿是小國王了，雖然分屬將軍的家臣，還是仍舊。狂言起於室町幕府時代，這「大名」應解作第二項的意義，但是習慣上往往與諸侯相混，這里也不強加分別，便只籠統的稱作侯爺了。京都中央部稱爲中京，分上下兩部分。

〔二〕北野有天滿宮，亦稱北野神社，祀古代名臣菅原道真，每月二十五日爲廟會日。

〔三〕侯爺的用人裝假病，主人無可如何，也是狂言談諧的一點。

〔四〕古時很重階級，所以老百姓覺得同武士在一起不大相宜，理應辭退。

〔五〕說「這樣」時一手拿着刀柄，表示威嚇的意思，因爲以前武士說平民「無禮」，便可以斬殺勿論的。侯爺因無用人跟隨，所以自己拿刀，這里顯得拿刀的是左京，但下文又說右京有大刀，或者拔刀的乃是左京。

〔六〕餓鬼本是佛經上來的名詞，日本古代作爲罵人的話。這里下京的人拿刀到手，便掣了出來，恫嚇兩位侯爺，要加報復了。現代日本民間還留存「餓鬼」這名詞，但只用作爲罵小孩的話罷了。

〔七〕原文意云人是不一樣的，意思說他們欺侮老百姓，以爲誰都害怕他們，但是也有人並不如此，得到機會時要加以報復的。

〔八〕日本古代封建制度下，將人民分爲上下兩級，上是統治階級，自將軍諸侯（大名）武士（侍）均是，下爲平民，包括農工商，稱爲町人，意即云街上的人，今意譯爲老百姓。這里右京不知道下京人姓名，直叫他「町人」覺得失敬，原文稱爲「町太郎」。

〔九〕這是表示鷄相鬥時的叫聲。

〔十〕「理會」原文作「合點」，說理會意思即是點頭表示明白，所以這里也即解作「點頭」，指不倒翁的前後俯仰，狀如點頭。這小曲蓋是兒歌，小孩用衣襟兜裏兩脚，學不倒翁的樣子，點頭搖晃。

〔十一〕原文「想要」與「星」字同音，所以這里利用雙關音義來開玩笑，說如想要，那麼就去拿那星吧。

〔十二〕這一篇從和泉流「狂言記」卷四譯出，原名「二人大名」。

侯爺賞花

脚色三人：

侯爺——主角

大管家

花園主人

侯爺 我乃鼎鼎大名的侯爺是也。叫使用人出來，有話商量。大管家在麼？
大管家 喳。

侯爺 在麼？

大管家 在這里。

侯爺 叫你出來非爲別事。近來什麼地方都不出去，有點兒氣悶，因此今天想到哪里去遊覽一番，你看怎麼樣？

大管家 我也正在想向你稟告，你却說出來了。稍爲到什麼地方去走走，那是很好的。

侯爺 到哪裡去好呀？

大管家 那末到哪裡去好呢？

侯爺 我想索性去慢慢的玩它一天，你且來想想看吧。

大管家 可以慢慢的遊玩它一天的地方，却是哪里好呢？

侯爺 是呀，却是哪里好呀？

大管家 哦，說是這里那里，到底還不如去看宮城野吧。

侯爺 宮城野是什麼呀？

大管家 從這里往裏邊去，是名叫宮城野的胡枝子花的勝地，在東山邊的人們都把這花移種在院子裏的，就去看那個花去吧。

侯爺 那是好的，但是隨時都可以去看得麼？

大管家 那主人和我因爲特別要好，所以無論什麼時候去，都可以看得的。

侯爺 那好極了。那末現在就去吧。噯，噯，走呀，走呀！

大管家 先請等一會兒。

侯爺 什麼事？

大管家 主人看了你的身分，一定要請你即興吟一首詩歌的。這歌你吟得來麼？

侯爺 什麼，歌就是小曲麼？

大管家 不，不，不是那麼簡單的東西。這是要用三十一個字音聯結成功的短歌呀。

侯爺 不，不，這樣煩難的東西，我是吟不來的。

大管家 啊，爲了一首歌所妨礙，使你遊玩不成，這豈不是很可惜的事情麼？

侯爺 可惜是可惜，但是因爲不會吟詩，那也是沒有辦法。反正別的地方也可以去得，你就且來想想別處吧。

大管家 我有一件事想請你看的，不，我想起了一件事情來了。這是有些少年人，要去看宮城野，預先做好的一首歌，給我記了下來，現在便傳給了你，反正比誰都先說了出來，這就可以算是你的歌了。你看這怎麼樣呢？

侯爺 那就很好了。可是這歌是什麼東西呢？

大管家 這歌是說『七重八重，以至九重都是有的。可是十重都開出來了的。胡枝子的花呀！』

侯爺 倒是很有意思的歌。可是誰去吟它呢？

大管家 這是要你去吟的呀。

侯爺 我一個人麼？

大管家 是呀！還有幾個人來吟嘛？

侯爺 不行，不行。便是練習上兩三天，我一個人去吟它也是幹不來的。

大管家 吟不來的麼？

侯爺 對啦。